

秦文君 著

# 开心女孩和精灵男孩



ISBN 7-5357-3198-0

# 开心女孩和精灵男孩

KAI XIN NÜ HAI HE JING LING NAN HAI

秦文君·著

陈莉·点评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心女孩和精灵男孩 / 秦文君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8.10  
(新世纪 新十家)

ISBN 978-7-5358-3765-3

I.开… II.秦… III.儿童文学-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47293号

策划编辑: 吴双英

责任编辑: 胡志远

装帧设计: 桂人 吴颖辉

质量总监: 郑瑾

出版人: 胡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2196340 2196334 (销售部)

0731-2196313 (总编室)

传真: 0731-2199308 (销售部)

0731-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 长沙健峰彩印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0.75

版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31-2196362



孔雀山

# 生命因阅读而精彩

## 与秦文君阿姨“面对面”



作者跟孩子们在一起



作者的办公室

## 小 传



1954年生于上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儿童文学》主编。

1982年发表处女作，迄今已出版作品四百万字左右。主要作品有《男生贾里》、《女生贾梅》、《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天堂街3号》、《属于少年刘格诗的自白》等。《男生贾里》、《开心女孩》等近十部作品在海外出版，译成英、德、日等国文字。《女生贾梅》、《小鬼鲁智胜》、《宝贝当家》等十余部小说被改拍为影视作品。曾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电视剧飞天奖、台湾中华儿童文学奖、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台湾九歌文学奖等四十多种奖项。其作品被誉为“新时期少年儿童的心灵之作”。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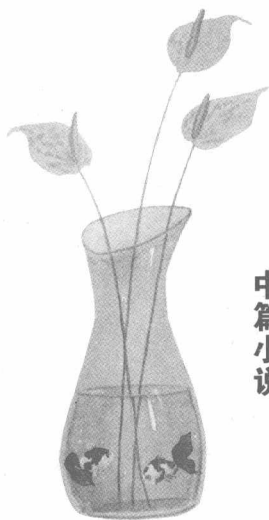
Contents

短篇小说

四弟的绿庄园 .....	2
老祖母的小房子 .....	13
瑞黎姨妈 .....	28
告别裔凡 .....	35
少女罗薇 .....	46
表哥驾到 .....	55
想见米男 .....	59
“博士”毕德 .....	70
男丁传奇 .....	77

中篇小说

小丑的自白 .....	92
开心女孩 .....	108
精灵男孩 .....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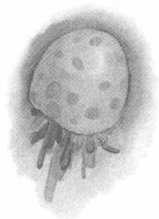
俞林 .....	144
天堂街的事 .....	178
哭声强烈的女孩 .....	202
孤独 .....	234
男孩的自白 .....	262
创作谈 .....	304
创作年表 .....	312
获奖记录 .....	316
小读者的信 .....	319



## 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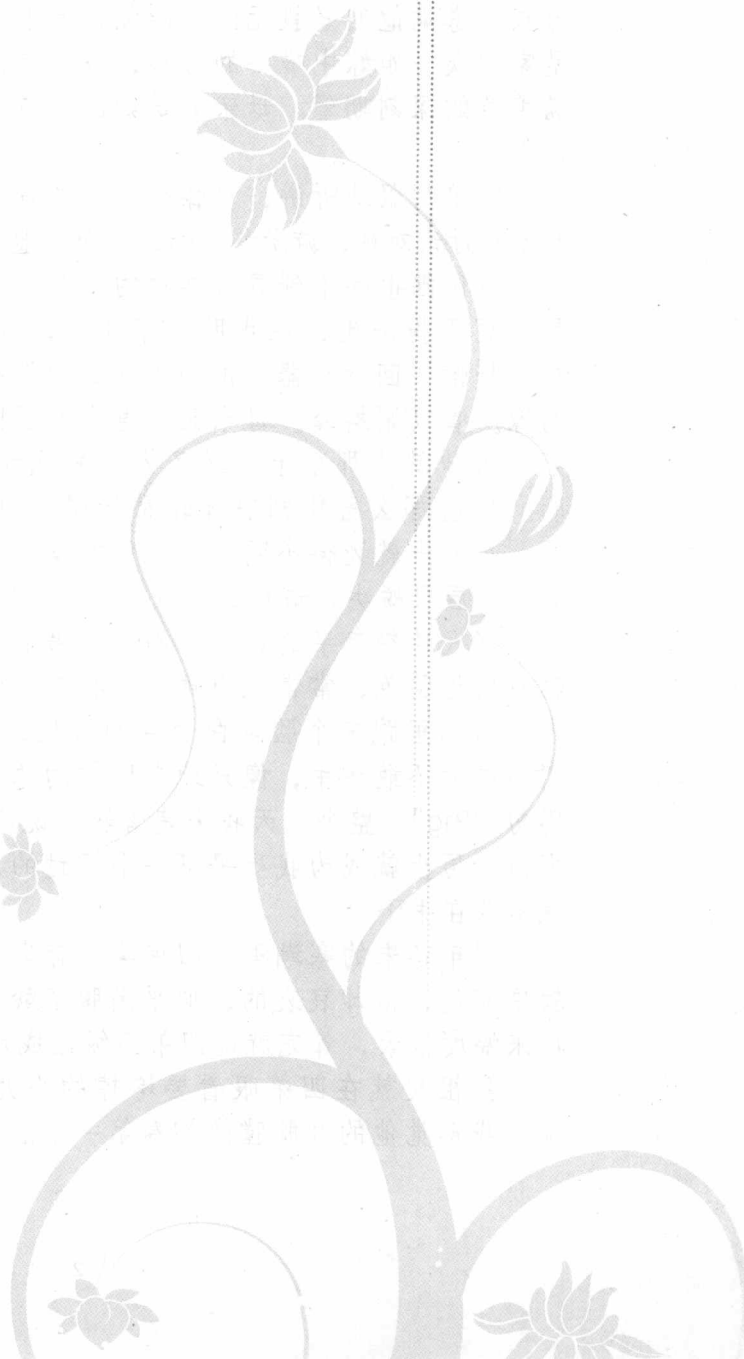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中国文联出版社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短篇小说





# 四弟的绿庄园

SI DI DE LU ZHUANG YUAN

我当女孩时，想法千奇百怪，有一阵特别推崇吃辣椒不眨眼的男孩，感觉他们坚毅无比，能包打天下。四弟就能大口嚼辣椒，又是家中众多姐妹中唯一的男孩，我坚信他会成为大人物。那是种充满善意的深刻期望。母亲更是如此，待他像收了个门徒，不停地教这教那。

四弟驯服地听讲，双膝并拢，弓着背，只占很小的地方；目光却不与母亲对视，游游移移的，忽而倏地一笑，走神想他喜欢的东西。

他仿佛也寻不到真心喜欢的东西，兴趣千种万种变幻无穷，先是热衷于扮医生，往我肋上叩几下，开张皱巴巴的药方。母亲大喜，赶忙买回听诊器。谁知不几日他就移情于养蝌蚪，拔下听诊器的橡皮管吸蝌蚪粪。母亲又兜遍全城买回一尊漂亮的瓷鱼缸。哪料第二天他就将那小生灵送了人，缸底凿个洞，栽上棵病歪歪的蓖麻。他就那么恶作剧般地轮番折腾，种种热情都像先天残缺的种子，刚入土就死得不明不白。他的操行终于使母亲的痴情犹如蚕蜕壳，一层层蜕去，最后结个硬茧。

家人爱怨参半的目光仿佛使四弟很痛苦，他才十岁就善于飞眼察看父母脸色，常常低眉顺眼。我有一回远远瞧见他垂头丧气地走来，斜刺里跑来个脸色白兮兮的男生，伸手往四弟脸上抽打两下，四弟居然不敢还手，像只地老鼠似的急速逃遁，逃出几米才阴阴地骂句“Pig”。整个一天我失魂落魄，说话口吃，随时都能淌下眼泪。那白脸男生就成为我生平第一个恨过的人，就因为他让四弟那么羞愧地败在手下。

同年冬末的寒潮里，四弟染上肺炎，病愈后竟开始赖学。父母软硬兼施，他却哀哀的，似乎满腹辛酸。班主任上门来家访，耸起肩来幅度很大，耸完就说四弟留级已成定局。

我祖父就在四弟眼看要垮掉的当儿，从山东老家日夜兼程赶来。我感觉他的红脸膛像初春第一束温馨的阳光。他说梦见孙儿在

呼唤。真神了！

祖父身材魁伟，蓄的白胡子及胸，戴一顶晒白发脆的单帽，全身散发着浓烈的劣质烟的辛辣气。祖父的出现使四弟活跃起来，一老一小凑得很近交谈。鼻尖对鼻尖。祖父弯下身，四弟则挺胸站个笔直，仰脸如向阳的葵花。他的脸毛茸茸的，满是短而纤细的白汗毛。我总想像抚摸一枚鲜果那么去抚摸它。

祖父打点行装那天，四弟突然离家出走，到夜里仍不见踪影。后来母亲在她的大枕头下翻出四弟的留条，大意是他已铁心去老家，如应允就打开所有窗户表示欢送，否则他情愿讨饭也不回家。父母横商量竖商量，家中的灯彻夜不眠地召唤他。唯有祖父鼾声舒畅，我怀疑他参与了四弟的密谋。

拂晓时父母决定妥协。我跑去打开窗户。远远的忽暗忽明的天光中，有个男孩蹲在旧屋檐下，眼白在暗影中忧郁地闪烁，宛如湿了羽毛走投无路的夜鸟。突然，他瞥见大开的窗户，朝天直直地举着胳膊奔来，带着夜里的潮气飞跑，嗷嗷叫着，气势如一举攻克堡垒的壮士。

后来四弟伸手向母亲索讨他所有的东西，包括养冬虫豁了边的罐子。他把家什塞进灰扑扑的帆布包，在小腿上还别出心裁地勒上绑带。

送别那天我怕自己会伤感，特意让母亲到时提醒我。火车启动那瞬间，四弟竟满面春风，大作挥手状，弄得人家只好硬僵僵地笑。

母亲是顶不快活的，四弟离她时如此笑口大开让她发闷。竟没有一点留恋，这铁石心肠的四弟。母亲抻抻袖子，弄好头发。我感觉要让人克制内心汹涌的感情那简直难死了。在春寒裹挟的空车站内，我们伫立许久。我牵着母亲的手，把空落落的心一颗一颗连为一体。然而当我踏进家门时，一种说不出的惶惑便袭上心头。少了一个人，这个家就缺了一块，从此欢乐会从缺口中逃掉；思念和忧愁会从缺口里闯进来。

祈祷你早日平安归来，亲人四弟。





父母大人在上：

见字如面，自祖父携儿一路平安抵鲁已有数日，衣食住行均好，请勿惦念。

敬祈

大安！

儿四弟叩上

收到这么封八股兮兮的平安信，我们简直瞠目结舌。四弟怎么变成文绉绉的老先生了？只有父亲沉默着，半晌才说这属祖父的文风。祖父为人忠烈豪放，虽然只上过两年私塾，但因为出自孔夫子故乡，十分注重礼仪，特别对古色古香的书信体怀有一腔热情。父亲说这热情来自他对文化人的崇拜。

那夜全家人都毫无睡意，揣着种欢喜与苦涩交织的情感，你一言我一语拼凑着千里之外的情景：四弟双肘倚在炕桌上，紧捏笔杆，祖父念一字，他写一字，他甚至结结巴巴不能将它们读连贯。遇上不识的字，他就用笔杆使劲掏耳朵。祖父呢，用粗大的手指一遍遍在桌面上比划着……可自那封平安信后，四弟竟杳无音信。

春去夏来，四弟遗留在家的种种迹象，犹如一双像纸那么薄的破跑鞋的底，因换季的大清扫送进了垃圾箱。四弟就像是气味一般，从聚到散。日子一天天擦抹去四弟往昔的种种恶作剧，我发觉他在一天天光亮。

寄往山东的信几天一封，但始终没有四弟的复信，难得祖父笼统地复一封，寥寥数语，开头总是“见字如面”。

那个夏季郁闷潮热，气压低低的。母亲下巴颏日益尖削，心里筑起的防线崩溃了，深处的缺憾就泉涌而出。

“又梦到四弟了。”她絮絮地说。

父亲总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不会出事吧？”

“哪能呢！”

“出事也该说一声，写封信来。”

“别瞎想！”

母亲叹息一声，仿佛面对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她说当初答应四弟是想让他在外吃尽辛苦，然后浪子回头；她以为四弟过了不几天就会寄讨饶信来的。

然而，四弟如出弓的箭。

终于，母亲忍不下去，写信说思念四弟，希望他照张近影寄来。母亲的聪明使父亲微笑着摇头晃脑，全家兴冲冲地等待着四弟露面。

不久，照片寄到，竟是张集体照！十来个裸着上身的男孩蹲在一个土坎上，一律是长脸膛，一头焦黄发硬的头发，肩膀被耀眼的日光晒得黑黝黝的。照片印得含含糊糊，因此只能隐约看见居中的男孩与四弟有些相似。

四弟和同伴的集体照被装进镜框，我分外喜欢他们的潇洒随便。母亲常对着它出神。秋天里，父亲也有些变化。我想将四弟交给祖父他一定称心，只是四弟那儿渐渐地断了消息。

祖父已有三个月未写“见字如面”了。

母亲又照例絮絮叨叨：“又梦到四弟了。”

“我也一样。”父亲说。

“不会出事吧？”母亲还是这句老话。

“我想不大会。”父亲的口吻已失去坚定。

“出了事也该说一声，写封信来。”

“会出些什么意外呢？”父亲拼命按太阳穴。

就在父亲承认内心焦灼不安的第二天，北方人的急躁天性使他立即去买了三张火车票，他们带我一道坐上北行列车。列车晃荡向前，一路风尘，我感觉正分分秒秒地接近四弟。

山东的深秋干燥中夹带着寒意。初见四弟我吓了一跳，他穿得鼓鼓的像个山东大红枣，头发理得像个老头。母亲对他张开手臂，仿佛怜悯地等待游子扑入怀抱。

四弟清澈的眼光一闪，或许是我们惊讶的神情冷落了他。他躲到祖父宽大的背后，瞬间就传来闷闷的捶背声。

祖父病得很重，但仍坐得笔挺地迎接我们。后来才知，祖父已



病了半年多，但从来对我们守口如瓶。

本家的几个婶子先后赶到，大都穿着鸭蛋青的裤子，脸孔明丽。她们带来些鸡蛋、羊肝、猪肉什么的，有的张罗做油饼，有的杀鸡。有个婶子边掐葱头边跟四弟说着话，仿佛她对他的宠爱更不一般，说几句就动手，推他、拍他、在他鼻尖上点一下。还有一个婶子穿梭着大声吆喝四弟去生火，他慢了一步，她便随手往他肩上一拍，他被拍得咧嘴。我感觉她们待他亲昵得像浓厚而又甜过头的蜂蜜。母亲怔怔地，充满惶惑，干巴巴地说：“亏你们照顾他。”

四弟屈着一条腿跪在灶口前，火花闪闪，他鼓突的腮油亮亮的，像精神的小泥人。他居然知道烧火诀窍，架好柴，火忽拉一下直蹿出灶台半尺高。母亲搂着我站在边上，他却不肯转脸，只执拗地留给我们一个侧影。母亲的手松了，从我肩上滑下去，我背上的衣服沙沙响一阵。家乡是鲁菜大系的发源地，普通原料也能炒出丰盛的菜肴。然而母亲却失去常态，不顾应酬，滴水未进。

父亲见势头不对，饭后就很英明地把母子二人推出家门单独在一起。很晚，母子俩携着手进来，四弟眼圈微红，母亲则更是悲喜交集。

“母子相认了？”父亲欠起身笑。

四弟主人似的忙着把我们的提包归在一起：“我说话转不过舌头，出口就是山东腔。”

“你为什么不写信？”我说，“不要我们了？”

“谁不要谁呀！”他大人物一般，“我忙呵，里里外外。不是寄照片了吗？”

“哦，那张赤膊的！”

“什么赤膊的？那叫光膀子！说赤膊他们会笑话的！夏天种地时照的。种地，流汗长老茧。”

太可怕了，他在家人人捧在手心，到这儿却让他种地！像耕牛那样辛苦！哦，亏得我们来拯救他！

从那晚起，四弟就不疏远我们，甚至亲热得寸步不离。有一天，他邀请我们去看他种的地。

祖父支撑着同行。大病初愈，他的个子缩小了点，系完鞋带佝下的身子半天才能直起。祖父曾是四乡闻名的种地瓜专家，他种的地瓜个大、糖分足。祖父总说是那块土肥，养人。撑到田头，祖父倚着株老树，混混沌沌地睡去，他的睡姿像一个闭目养神的老神仙。

四弟的地是那块肥土中最向阳的南端，才方圆几步，用些小栅栏围起，边上竖了块小牌，四弟写着：我的庄园。

秋日景美，他的庄园洒满旺盛的阳光，他在那儿像一株蓬勃小树。四弟突然蹲下，把一块黏土搓细了。他扒开地瓜秧让我们看，只见细腻饱满的土上，纵横交错着许多裂痕。

“我把力气藏在里头。”四弟仰起脸来，“播种时刨地，夏天锄草，浇水打虫……”

“地瓜熟了。”父亲用脚踢踢土。

“是力气和本事熟了。”四弟大叫道。

我们帮他收获地瓜，它们淡红色的，新鲜如婴儿。有一个巨型的地瓜足有小盆大小，沉甸甸的，外皮上粘着渗出的糖分。天很高，无云，四弟在他的庄园内手舞足蹈，我忽而感觉他过得自由、浪漫。

穿红戴绿的婶子们推来架子车，装着地瓜。她们让四弟去驾辕，就像差使一个本领通天的男子汉。我忽而感到从未有人这么重视过他，家人都把他当成个不能信赖的小不点。

四弟驾着装满他财富的架子车，一路吆五喝六，路人见了硕大的地瓜都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四弟同他们打招呼，整个儿像换了个人。我想，那一天会唤起他永远的骄傲。

母亲讷讷地说：“怎么可能是他干的呢！”

“他喜欢这儿。”父亲说，“喜欢无拘无束。这像我。”

母亲迅速地扫了他一眼。

我记起父亲一向喜欢夏天打赤脚喝凉水，原来这些习惯还有根源。父亲胖胖的，村里人都说他在外发了迹，但他不喜欢在城市工作，他说一口牙全坏了，都是水土不服。

祖父用脚顿顿地，他说地底下是实的，土是活的，有经脉有灵



性，通晓它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四弟一来就迷上它，能在地里成天地劳作，还喜欢同它谈天。它是一个博大宽深的潭，他把力量和才智还有汗滴都储存在土里，藏久了能酿出发甜浓郁的芬芳。

回村路上，远见炊烟袅袅，多情而又婀娜。祖父的院里卵石铺地，有口大缸，满当当一缸雨水，我忽而感觉四弟凿个洞的金鱼缸那么微小，过于精致。他现在可以养一河的蝌蚪，种一亩蓖麻……那样气度地去爱。

祖父当晚送了支小猎枪给四弟，可以装铅弹打小走兽，说是秋收完毕就可上山。四弟攥紧他的拳，招招摇摇地走了一圈。父亲忍不住拍拍他，也许忆起他自己当年也曾那么大胆、精神、鲜龙活跳。

那是父亲最美的念念不忘的岁月！

我们的归期渐近，母亲三番两次提及，期望四弟能松口。她当着父亲祖父等人的面说：“早点去订好票行不行？”

“好吧。”父亲说，“订几张呢？”

一屋子的人都盯着四弟，他也很敏感，故意用唱歌似的长音说：“丈量过我的庄园了吗？长七步，宽五步。生出五百八十一只地瓜。”

“大小都算？”祖父跟着打岔，“有的才拇指大。”

四弟干脆地答：“是地瓜都算。”

后来母亲私下找祖父，希望他出面劝四弟。祖父攥着胡子思忖半天才说：“听凭他决定吧。”

祖父婉转地拒绝了母亲。临别前夜，他把我们叫到跟前。他说命运召唤每个人，人在哪里活着都是有苦有乐，穷也好，富也好，心里不苦遂了意愿就好。一个人一种活法。

父亲连连称是。母亲木木地站着，嘴唇干得像长了层软壳。祖父示意，四弟还是株苗，不一定适应每一种土质，但总有一种合适的土壤让他长得最茁壮。

我敬佩地望着衰老的祖父，想象着他年轻时的风采。许多人违心地离开他们所爱的生活。祖父则固守一辈子。他没吃过饼干、冰激凌，可他充满活力。他从未唯唯诺诺，一生都是个出色的男子汉。



四弟果然执意不走，说舍不得庄园。我想那绿庄园是他心里积攒的圣土；它荒芜了，他就会变得如冬天一般冷。

临别那天，四弟显得落落寡欢，说话也用小喉咙。去火车站的路上，他挽住父亲的手，不时歪过脸看父亲的表。

火车缓缓动了起来，四弟挥动双手，一秒钟后，他随车疾跑开来，双手迅猛地挥舞。起初还与列车平行，后来火车怒喝一声，加速飞驰。四弟像是疯了，双脚蹬地如踩鼓点，横冲直撞疾奔，嘴张得像离水的鱼！仿佛积蓄的情感在这一刻爆发，似决了堤的洪水滚滚而来！

我们探出身子呼喊，只见四弟伤心欲绝地用袖头擦拭眼睛。铁做的火车无情地奔驰，四弟越变越小，最后成为一个小黑点在那儿跳跃、跳跃……

母亲嗓子里很怪地响了一下，忽然瘫软下来，低声痛哭。那么多年来，母亲一直是个坚强女神，这一次却挥霍了所有封存的压抑的脆弱……

我们居然匆匆在小站下车，坐了回程车返回。父亲的一顶帽子是探身看四弟时让风刮走的，他说得去拣回来。其实它檐口都磨秃了，早该扔了。但这是回程的最好借口，所以母亲非常感激他。

夕阳未落，无边灿烂瑰丽，我们径直奔向四弟的庄园。他蹲着，双手撑在温热的土地上。他闻声抬头，惊得一激灵。

“我们来接你走！”母亲嗓音沙哑。

四弟的眼光惊恐地掠过我们的脸，久久停留在栅栏的尖尖上。他嗅到四周浓郁的清香，它们蒸腾而起，弥漫在上空。四弟又着腿站在那儿，垂着头颅，仿佛在仙境中陶醉了。

母亲又说：“答应了，以后不许反悔！”

父亲歉然地叹息一声，说：“别逼他，我们是来找帽子的，不是吗？”

四弟伸出舌尖舔舔他的唇，问：“帽子找到了？”

“没有。”父亲看着远天，“有的东西是不会失而复得的。我想不该返回来找它的。”